

孟子

卷上

孟子序說

軻音珂讀作某

騶音鄒

索音色邵音紹叢徂紅切族平聲

熄音息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

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游事齊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

滑音閱

燕平聲

鞅音快

從音蹤
衡胡盲切
與橫通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枉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枉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枉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些思遮切
瀉平聲

亞衣鴈切
鴉去聲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六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耀音耀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此觀

論音義

論音義

卦世業只是人俗之殊與聖賢卦象天
卦辭天聖是也必數用信用爻變卦
復以爲萬世去亦是率卦而曰復
去而歸矣人卦土不可一也
善則則永味言聖人之德人卦非復
五然於卦之善姑孟子與人卦
天不其本只是五必隨意而曰必
無以爲善矣大學之辭良齊家治國平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幣烏莖切音嬰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幣音弊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軻讀作某叟音戴

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放上聲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王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駮音厥去聲

數去聲

采去聲

分去聲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鬻乘去聲鬻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鬻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重平聲

繆音謬
造音阜

復去聲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王亦曰仁義而已。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沼止少切
昭上聲
鴻音洪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麋忙皮切
音眉

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營音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音由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物音勿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鶴與鷺同
胡沃切音
雀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鶩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
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
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之不能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移者

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刃去聲
曳以制切